

林人中於歐洲宣言雙年展演出的作品《吻別》。受訪者提供

林人中 我想親吻你，陌生人

說起行為藝術，你會想到什麼？憤世嫉俗？不知所云？甚至……好鬼驚嚇？

日前，西九聯同法國藝術家薩維耶·勒華（Xavier Le Roy）帶來聚焦於舞蹈和形體的系列活動——「自由空間·創作」系列：非「常」舞蹈空間。除了勒華與另一舞蹈家余美華所帶領的兩個專業工作坊外，還舉辦了「亞洲當代表演藝術的範式轉移」論壇，邀來台灣表演藝術家、策展人林人中，一起討論傳統舞台和常規舞蹈空間以外的空間情境如何塑造藝術，如何影響藝術家與觀眾的關係。

1984年出生的林人中喜歡用身體作為創作的媒材，他口中的行為藝術，不是苦澀與憤怒的代言詞，卻像是當代人與人疏離關係的一劑解藥。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西九舉辦《自由空間·創作：非「常」舞蹈空間》系列活動，藝術家Xavier Le Roy、余美華、林人中在公眾論壇內舉行了對話。

攝影：Thomas Lin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提供

林人中最早時在劇場工作，擔任製作或導演助理等職位。聲稱自己「沒有演戲慾望」的他一接觸到行為藝術，卻被深深打動。「我發現，表演藝術對我來說很直接，那種鮮活感；而且它沒有技巧上面的限制。在學院中我們學表演是有一套既定的方法，但是行為藝術是你是一個人，你用自己的一具肉體就可以做了。不需要背台詞，不需要張羅佈景道具，甚至不需要排練，就可以直接做了。因為身體作為很直接的媒介的現場實踐，對我來說很神奇。我才發現，原來我的身體可以直接作為一個立即的媒材。這和以前在戲劇學院中學到的方法脈絡很不同。」

對於行為藝術，大部分觀眾可能會覺得難以理解，不知道怎麼去觀看和面對，無遮無掩直接與藝術家「短兵相接」的現場甚至有些令人恐懼。林人中說，行為藝術在台灣的发生和被書寫，大概是在台灣解嚴的前後，呼應着當時大學生或者藝術工作者們投身抗爭的身體表達。但多年來，行為藝術早已有了多樣不同的表達，所涉及的議題更是觸及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到現在，在台灣提到行為藝術，比較多人的普遍印象可能還停留在80年代末，其實一直在變化，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身體作為媒介

他自己的作品就十分關注當代人的生活狀態。「我自己在做的時候就開始很愛脫衣服，哈哈。」他笑說，「我常常很直接用裸體來處理很多事情，但那不見得是在處理性別議題，而比較像是把裸體當作一種工具，放在不同的作品要談的事情中，在觀眾看來有不同的效果。有時很驚嚇，好像身體被物件化。」例如2011年的作

品《Take a Shower》，他挑了一個公寓的浴室作為表演的場地，觀眾坐在浴室外，透過窄窄的門框窺見他在裡面洗澡。一開始，他穿着整套西裝和皮鞋洗澡，再把衣服一件件脫下來擰乾，最後把洗澡水收集起來煮咖啡，被挑中的觀眾被邀請喝下咖啡。「我把洗澡這個日常生活的儀式倒過來做，穿着一層『皮』——西裝來做。我有時會處理一些儀式的東西，但那個儀式不見得是宗教，更多的是在當代社會中被轉換的各種儀式，在這個作品中就是日常的，洗澡啊，煮咖啡啊，社會性穿着啊。」觀眾在整個過程中如同參與一場倒置的日常生活，平常習以為常的社會性元素因為這一倒置而變得鮮明扎眼起來。「那那個喝咖啡的觀眾是什麼反應？」我問他，「有點害怕！」他哈哈大笑。

對於林人中來說，行為藝術的好玩之處，也許就在於這種無法摻假的鮮活感，以及無法預計的現場反應。觀眾與藝術家在這一場域中相遇，激起化學反應，或者火花四射，或者尷尬抵觸，但都無比真實。這種溝通，放在現在被社交網站或聊天軟件所操控的人際交流中，雖是「表演」，卻反而企及了某種「真實」。

一對一的展覽

行為藝術也讓林人中有機會試驗不同場地空間對藝術的影響。街頭、電梯上、美術館……都可以是作品發生的地方。「劇場中觀看的表演是定時定點，人數也限定，長度也限定；但是展覽空間和美術館空間就不同，時間感的差異會影響很多事情。美術館中，展覽的時間技術上來講就是營業時間，但是事實上，在觀看上來講可以很長，也可以很短，每個展覽的作品或者觀看的經驗是比較浮動或不確

定的。當一個表演可以持續發生六小時、八小時的時候，和劇場中時間線性前進然後斷掉的那個經驗很不同。」

2016年，林人中在台北國際藝術村發表作品「邂逅計畫：兩個人的展覽」，在一個密閉的長方形展覽空間中，觀眾一個人進入，與藝術家一起度過20分鐘。「為什麼你想/不想看展覽？如果這個展覽裡沒有其他藝術品，只有一名藝術家與你/你，你們的一刻相遇與相處就是一件作品，你想經驗並帶走什麼？」展覽的宣傳語如此說。「觀眾不害怕嗎？」想像着這一對一「展覽」的現場，普通觀眾如我，腦中立馬浮現尷尬的問號。「我才害怕吧！」他大笑，「我還怕觀眾帶把刀進來呢。那時台北藝術村的節目組還有點擔心，因為以前沒有做過這種形式的東西。他們還來問我需不需要安檢。事實上，我在那個狀態中是完全沒有防備的，但是有趣的事情也正在於我把自己放在這麼一個脆弱的狀態中。」這個展覽長達一個月，每天六小時，「看樣子是我被關在裡面，但對觀眾來說來看一個展覽。」

一對一的展覽，到底會發生什麼？「真的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但是好好玩。每一個觀眾，在一個害怕的狀態下打開門，『要說你好嗎？』『可以點題嗎？』那種和陌生人相遇的很不確定的狀態很有趣。」有些人進來後開始和他聊天，他便回應；有些人開始自言自語，他就聽着；也有些人進來只是想找一個陌生人，在他面前哭；還有人蹲下來看躺在地上的他，可以看上十分鐘。「有一次我正在走



林人中作品《Sculptures on the Escalator》受訪者提供

來走去，進來一個女生，她非常緊張。我就繼續走，走了幾圈，決定靠近她，之後她就開始跟着我一起走。兩個陌生人就這樣走啊走，走着走

着，腳步也相同起來。雖然我們沒有說話，但是透過一起走路這件事情，我想我們也溝通了一些什麼。最後時間到的時候，她就變得都很放鬆和開心。」

「吻別」陌生人

2015年首演的作品《吻別》（Kiss It Better）則更親密。該作品還於2016年受邀參加了當年的歐洲宣言雙年展，林人中因此成為參加該展會的第一個台灣人。演出中，他會隨機詢問觀眾最近有沒有遇到什麼不愉快的事，然後徵求同意後親吻觀眾。他也會提前喝下用食用糖漿調出來的紅藥水，染紅了雙唇來親吻觀眾。心裡上的傷痕難以被看到，獲得慰藉時的親吻卻被鮮明標記出來。「和《邂逅計畫》一樣，同樣都是無法預期會遇到的人是誰，可是《吻別》有着明確的遊戲規則，就是問答；也有明確的目的，就是要親你一下。它在處理的，是私密也非私密之間的界限，那個親密的界限在哪裡。」

對於香港的觀眾來說，行為藝術，或是一對一的表演，也許都是略顯陌生的門類。但藝術的迷人之處，正在於不斷打破既定的框框，觀眾走出自己的安全圈，在不確定的碰撞下開闊心胸，反而體驗到了在日常生活中因麻木而忽略的人生質感。希望香港的藝術創作形態可以越來越多樣，觀眾的藝術旅程也可以越來越豐富多彩。

敢觀舞台

文：梁偉詩
本欄由本地知名評論人聞一浩與梁偉詩輪流執筆，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

有多遠的距離——非常林奕華《聊齋 Why We Chat?》

學習中國古典小說的時代，特別喜歡蒲松齡在《聊齋》的言說「裝置」，就是「異史氏曰」。在《聊齋》491個短篇故事中，「異史氏曰」統共出現近200次。司馬遷《史記》的「太史公曰」，每每在人物傳記的末段評議成敗、月旦人物。蒲松齡就借用這種形式，在每個短篇完結後，以「異史氏曰」的小說家言壓軸，道出第三者旁觀世態、洞悉人鬼狐的抽離聲音。其中好些是抒發胸臆、諷刺現實、慷慨陳辭，嬉談論、描寫、抒情於一爐，抨擊虐民官吏，極盡發揮。「異史氏曰」可說是「太史公曰」的通俗版。這樣看來，除了把才情寄託在天馬行空的奇幻人間世，蒲松齡與很多傳統才子一樣，都有着強烈的言說慾望。因此，去年這個時候，有關非常林奕華《聊齋》的創作信息，就只有臉書上的iPhone圖片。看着iPhone屏幕上寫着「聊齋 Why We Chat?」，不禁暗暗思忖：「聊」字抓得不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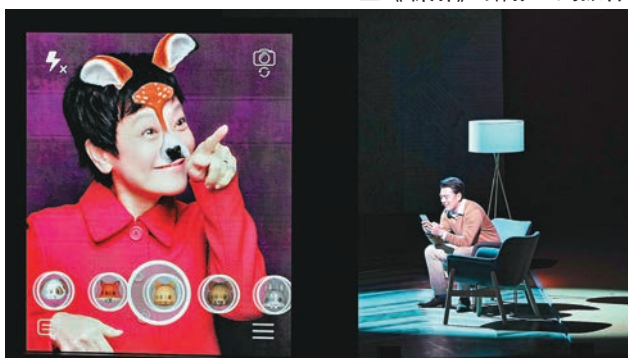
林奕華一直是位對媒體相當有興趣和敏感度的劇場導演，過去《什麼是青春之ICQ上羅密歐與茱麗葉》談ICQ、《包法利夫人們》的電視真人騷、《紅娘的異想世界在西廂》關注微博圍觀，當然還有新鮮出爐的《聊

齋》，全都涉及媒體上言說者與接收者的思想、感情、慾望、焦慮、價值觀，甚至是人生觀。然而，《聊齋》在關注媒體的外衣，其實隱含着一條命題——「過客」。《西遊記》、《機場無真愛》的機場和《聊齋》的酒店，都是non-places、都是過渡的落腳點，都是借來的時間空間。「過客」同時是一個隱喻，人生天地間，每個人一被生下來，便都是遠行的人。為了打發本來無甚意義的人生，人類喜歡聽故事、找人聊天，讓時間好歹有個去處。當代所有成功的軟件開發，從ICQ、MSN、臉書、微博、微信，乃至於YouTube、google搜尋器，皆傾盡全力讓用戶產生一種輕易通往全世界、不管有多遠的距離、一切唾手可得錯覺——縱然是人生過客，畢竟有些東西是可以掌握的。

《聊齋》就是媒體與「過客」這兩個戲劇命題的交匯點。蒲先生愈是在研發的「齋聊」聊天室與所設定的「虛擬胡小姐」（以前妻胡小姐為原型）如魚得水，愈是顯得他在現實生活中種種與真人的對話和交涉，充滿挫敗的落差。酒店服務人員公式僵化的禮貌用語、表面殷勤但不帶感情的應對，就是現實世界的寫照。也使得儼如MUJI酒店beige色系的酒店裝潢，

配襯起舞台上的橙色落地玻璃窗，這種白而微黃類似於稻米的顏色，似乎十分柔和舒適，在《聊齋》舞台上卻是冷的。尤其是酒店內近乎神經質的不斷清理，收拾房間、收毛巾、換枕袋、整理床鋪，和後來在女記者自殺房間中「執屍」行動，如此高效、乾淨利落不帶一絲感情，原是排除、排除、排除的機械操作。當中不斷穿插各個場口的手機Notification提示音效，叫人焦慮窒息。「執屍」、清理房間時工作人員的碎碎唸、八卦滿天飛，更是另一種有一搭沒一搭、不着邊際的「聊天」，那間酒店房就是「聊天室」，可是誰也沒有真的關心誰。

說實在，正如心肝水晶琉璃人兒笑言，林奕華舞台上的故事都是浮雲。我說，如何將要說的命題衍生演化成劇場美學，才是箇中關鍵。匆匆一生獨自上途，《聊齋》的儀式場面特別多。儀式，本就是為各個人生重要時刻定格聚焦、定點切割的標記。胡小



《聊齋》攝影：劉振祥

姐結婚時的大合照借助光影，岳母的影子在後場延伸得特別巨大；交代嬰兒胎死腹中的死訊，舞台盡處有打齋超度的儀隊；大富翁瀕死時從床末掉到地上，直如嬰兒呱呱墜地，生死無縫銜接。沒有被生出來的兒子，向媽媽陳述他可能經歷的、到廿一歲大學畢業的一生，也是通過一系列的簡約形體動作，高度濃縮新生命成長的儀式。孩子在長途車的睡夢中離世，也成了名副其實的生命「過客」。

《聊齋》下半場最重要的顏色，由beige色變為綠色，一切由故作大方人畜無害的簡約淡泊，回到現世的喧鬧，胡小姐的碧色高跟鞋、蒲先生的綠色羊毛衫。最後，過盡千帆的胡小姐擠進地車車廂，車到站，擁擠散去又湧進另一批「過客」。

周末好去處

ifc商場 「鯉」躍龍門賀新歲

臨近農曆新年，ifc商場呈獻中國傳統文化結合數碼科技與西方文化的活動，以「beautiful spreading blessings」為主題，打造糅合中國傳統及科技，充滿現代感的「錦鯉」祝願池及新春佈置。圓形的祝願池仿照真實魚池設計，只要利用池旁的互動裝置或以手機掃描二維碼登入活動應用程式，揀選祝願主題，在池邊拋下虛擬金幣，金幣便會幻化成祝願錦鯉，在池中暢游。本港奧運代表姚潔貞等不同界別的名人亦將代表四大祝願主題分享個人故事，把經歷化為祝願，傳給每一位香港人。

日期：即日起至2月25日

地點：ifc商場

「自由約」 以新聲音和舞會迎接農曆新年

2018年第二個「自由約」將於2月11日舉行，呈獻一系列刺激不同感官的精彩節目，包括音樂、舞蹈、文學、市集及親子活動等，迎接農曆新年來臨。二月以代表「凝聚」的「凝」為主題，音樂方面唱作人Narbi率先為觀眾帶來悅耳的清新音樂；在美國明尼蘇達州鑽研爵士聲樂、曾參與錄製「自由約」《Freespace Mixtape Vol. 1》的歌手陳韞，再度帶來Vincy & the Prototype Lab引人入勝的靈魂唱腔並融合結他及管樂等的編曲。民謠歌手Jabin Law和結他手Tomii Chan領軍的Stranded Whale與台灣樂樂名團Cicada，將上演和聲與弦樂合奏的Urban Folk，壓軸由本地獨立樂團tfsjs以雙鼓雙結他帶來節拍強勁的Math Rock。

「WE Dance」則將上演整個系列的壓軸「WE Dance舞·會」，將整個大圓表演場地化為大型舞池。聯同過去五個月曾參與「WE Dance」的本地和國際舞蹈團體，從早到晚，為觀眾帶來馬拉松式的舞蹈節目。當中更特別邀請來自陶宛丹斯瑪舞蹈劇院的舞蹈員，化身為彩色拼圖以組合成巨型蔬果，在專為三歲或以下幼兒而設的「寶寶舞蹈劇場」表演。公眾可於互動舞蹈工作坊以及探戈舞會中大展身手，自由起舞。

詳細節目內容請瀏覽網頁：http://www.westkooloon.hk/tc/freespacechappening。公眾人士如有查詢，亦可致電2200 0011。

日期：2月11日

地點：西九文化區苗圃公園

短訊

濃縮七千年海洋文化 楊麗萍《平潭映像》福州首演



《平潭映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德花、蘇榕蓉 福州報道）一月初著名舞蹈藝術家楊麗萍導演的大型舞台劇《平潭映像》在福州福建大劇院進行了首場公演，現場座無虛席。《平潭映像》是兩岸名師大成之作，首次以藝術形式呈現台海文化人文積澱，以「人類與海洋」的場景表達海峽兩岸的民俗文化與海絲文化。首演後，《平潭映像》將開啟為期兩年沿南島語族遷徙路線及海絲沿線國家及地區的亞洲巡演。

《平潭映像》全劇分為四幕，共14個篇章。背景講述了福建平潭島的先民「君山王」與海的女兒「平潭藍」相識相戀、情感交織並共同抵禦外敵入侵追求美好生活的故事。劇中角色及劇情皆融合濃重的海洋文化，衍生出龍與麒麟、海的女兒、外族海盜等形象。整個劇情穿插居民與海為伴、向海而生的原生生活場景。

劇目以福建平潭當地的歷史人文和秀麗的自然風光為創作源泉，100分鐘的演出時間裡，整個劇場被一種原始的力量和強大的情感包圍，散發出獨有魅力。演出以舞蹈為主要形式貫穿全場，穿插鼓樂、南島語系方言、閩腔、海洋音效、地方古樂、舞龍舞獅等民俗元素，構築了一場宏大而瑰麗的神話意境，鈎沉出七千年海洋文明歷史。

劇中令人讚歎的一幕，出現在超大型道具巨船的浮現。該船取自世界航海史上最為著名的古代木質海船代表——「福船」，長達數米，在演出過程中從舞台直接駛向前排觀眾，氣勢逼人。這一場景代表的就是人類與海洋和諧共榮，駛向美好未來，接受的不止是大浪淘沙，還有來自世界的崇拜。

本劇是兩岸名家大成之作，除楊麗萍「御用」班底外，總顧問是台灣著名編排製作人馬天宗，崔曉東負責服裝設計，舞美設計則是中國歌劇舞劇院舞美設計師陶雷親自操刀，音樂創作由比利時布魯塞爾皇家音樂學院碩士祁峰包辦，化妝造型則由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及殘奧會的首席造型師賈雷擔任，可謂集大師之大成的又一視覺盛宴。

據了解，該劇隨後將開啟為期兩年的亞洲巡演，將在北京、上海、廣州等七十多個內地城市和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進行約150場的演出。國際巡演擬沿着南島語族遷徙路線進行，包括海絲沿線國家及地區。之後擬於2020年落戶平潭國際演藝中心駐演，提升平潭國際旅遊島的世界影響力，助力平潭國際旅遊島建設。